

卷九

書名 忠義水滸傳一百十五回
 撰者 明 羅本 撰
 卷 卷九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說公案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4
 編號 D8682100

科3017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82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忠義水滸傳一百十五回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草木百年新雨露

復見天

亂離間

我嘗堪欽

偽與真赤心當

地煞威名逢

命閑閑水滸全

塞滄冥可托六尺孤能

義禮智天成浩然沛乎

詞曰人真陰陽二氣仁

金陵、興賢堂梓行

東原 羅貫中編輯

忠義水滸傳一卷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一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詞曰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
 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髮魚樵江渚上
 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
 付笑談中 以詞起

第一回

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斬黃中英雄首立功

人謂魏得天時吳得地利蜀得人和乃三大國
 將與先有天公地公人公三小寇以引之亦如

小人也難回話請看太師

秦晉果諧吳越聞

婚姻惹出甲兵來

約帥府尹看罷大驚節喚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纔補使臣何濤問曰前日

差你拿劫生長損賊緣何

不見回報何濤曰小人

領了這件公事有人去

黃泥岡緝捕未見踪跡府

尹喝曰放屁上賊不緊下

必必寬今日太師差府尹

限十日須要捕賊解京若

還遲限累及某時先把你

遠配何濤領到首回到家

中夏王老波問曰你因甚

炳備何濤曰前日太守差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九

我拿那劫生長損的賊到

今未獲今日正去轉限不

想太師府尹來立等要拿

那賊解京府尹要將我刺

配不知我性命如何老波

曰似此怎好只見兄弟何

清來望哥哥何濤曰你不

去賭錢却來恁的何濤妻

謂清曰阿叔你且坐下和

你說話即安排酒食與何

清吃早飯嫂嫂曰阿叔你

不知道你哥其因黃泥岡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十七回

袁公路大起七軍

曹孟德會合三將

澤麋虎皮便為眾射之的袁術一僭帝號天下

共起而攻之曹操所以遲遲而未發者非憚天

子而不為正長天下而不敢耳况所樂乎為君

以其有令天下之權也權則專之於己名則歸

之於帝操之謀善矣操辭其名而取其實術無

其實而冒其名豈非操巧而術拙

或曰蜀吳魏三國後來皆稱皇帝獨袁術之帝

上一駭販棄子客人打劫
了生辰損如今府尹奉太
師鈞旨限十日內要畢各
賊解京如不全着都吏刺
配遠惡軍州去你奇哥早
晚捉不着時實實受苦而
清笑曰何不差人去捉阿
嫂曰便是沒捉處何清笑
曰只等哥哥危急之際却
來救他那婦人壞了即忙
來對丈夫說了何清急叫
何清出來瞪着笑臉曰兄
弟你既知道賊去向怎不

則不可何也曰真能做皇帝者每不在光而在
後其為正統混一之帝必待海內削平四方賓
服又必有羣生勸進諸侯推戴然後讓再讓三
讓之不得而乃祀南郊改正朔焉則受之也愈
進而得之也愈回即為閔統偏安之帝亦必待
小那俱已兼併大國僅有一二外而鄰境息烽
內而人民樂附然而自侯而王自王而帝漢魏
而丹之斯能傳之後人以爲再世不拔之業今
觀建安之初曹操雖專獻帝尚在而羣雄各立
如劉備孫策袁紹公孫瓚呂布張繡張魯劉表
劉璋馬騰韓遂之徒曾未有一人遠敢盜竊名
字者而以壽春太守漫然而僭至尊之號安得

殺我何清拍着腿曰這些
賊都捉住在布袋裡何清
驚問曰兄弟如何說這賊
都捉在布袋裡了何清言
無數句有分教那城縣裡
引出一個仗義英雄梁山
泊中聚一夥擎天的好漢
畢竟何清對何壽說出甚
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不速禍而召亡哉
愛兵而不愛民不可以為將愛將而不愛民不
可以為君故善將兵者必能治兵兼能治他人
之兵于禁是也善將將者必能治將兼能治他
人之將劉備是也曹操擊繡之兵以手扶麥而
過則知操之能為將矣袁術攻徐之將于路劫
掠而來則知術之不能為君矣民為邦本故此
卷之中三致意云

第十七回

美髯公智賺檀越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三
親愛無過弟與兄

操之忌備深矣方其相合則私為之構以離之
及其既離又以未及攻之而始使合之乃陽合
之而又私相囑以欲其終離之初則為二虎爭
食之謀繼又為驅虎吞狼之計未更為掘坑待



便從酒後露真情

何清不為同胞義

觀察安知眾賊名

玩忌長奸人暗走

驚龍打草事難成

只因一紙閑文字

惹起天罡地煞兵

却說何清去身邊招文袋

裡摸出一個經揭兒來指

曰這賊賊人都在上面不

瞞計說小弟前日為賭

錢輸了有個人引小弟去

北門外十五里地名安樂

虎之策種種不懷好意呂布不知而為其所弄

劉備知之而權且應命曹操亦明知劉備必然

知之而大家只做不

與一生無所不用其借借天子以令諸侯又

借諸侯以政諸侯至於欲安軍心則他人之頭

亦可借欲中軍令則自己之影亦可借借之謀

愈奇借之術愈幻是乎古第一奸雄

却說袁術在淮南地廣糧多又

思僭稱帝號如此舉動又可惡

漢高祖不過泗上一亭長而膺天下今歷年四百氣

數已盡海內鼎沸吾家國豈三公

是自有家百姓所歸吾欲應天順人正位九五爾眾

村有個主家客店內賒錢

近來官司下文書着落各

村但是開店須要置立文

簿上面用勒令印信每夜

有客商宿歇須要盤問抄

寫上簿官司查照每月一

次那三哥不識字央我哥

他抄了半日那日是六月

初三日有七個販棗客人

來歇我認得為頭的客是

鄆城縣東溪村是保正我

寫着文簿問他姓名他們

說道我姓李濠州人來販

人以為何如主簿問象曰不可昔周后稷積德累功

至於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以服事殷明公家世

雖貴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此

事決不可行此事曹操亦不取行而必留待術怒曰

吾良姓出於陳陳乃大舜之後然則不正四以上承

火正應其運又識云代漢者當塗高也吾子公路正

應其識當塗而高家魏國也此曹又有傳國玉璽若

不為君者天也意已決多言者斬但問百官臣

者不問有羣臣力諫而人遂建號仲氏建號仲氏思

怒者皇帝豈是使性故的是虞舜第二

孫立臺省等官乘龍鳳蓋祀南孔郊立馮方女為

后立子為東宮因命使催取呂布之女為東宮妃却

聞布已將韓胤解赴許都為曹操所斬補接乃大怒

乘子去東京賣我離馮子
 有些疑他次日他們去了
 店小二邀我去村裡賭錢
 路口見一個漢子挑兩個
 桶子我認不得他店小二
 叫曰白大郎那裡去那人
 應曰有擔醋挑去賣店小
 二曰這人叫做白日鼠白
 勝後來聽道黃泥岡上一
 夥販賣客人將蒙汗藥麻
 昏了人劫生辰攢我猜莫
 不是晁保正如今可捕了
 曰勝便知端的何濤大喜

遂拜張勳為大將軍統領大軍二十餘萬分七路征
 徐州第一路大將張勳居中第一路上將橋蕤居左
 第三路上將陳紀居右第四路副將雷薄居左第五
 路副將陳蘭居右第六路降將韓邊居左第七路降
 將揚奉居右未二路應前各領部下健將剋日起行
 命兖州刺史金尚為大尉監運七路錢糧尚不從術
 殺之以紀靈為七路都救應使術自引軍三萬使李
 豐梁剛樂就為催進使接應七路之兵寫得呂布使
 人探聽得張勳一軍從大路逕取徐州橋蕤一軍取
 小沛陳紀一軍取沂都雷薄一軍取邳陳蘭一軍
 取碭石韓邊一軍取下邳揚奉一軍取浚山此一役
呂布深聽處七路軍馬日行五十里於路劫掠將來

隨即引何濤到州衙裡見

好個皇帝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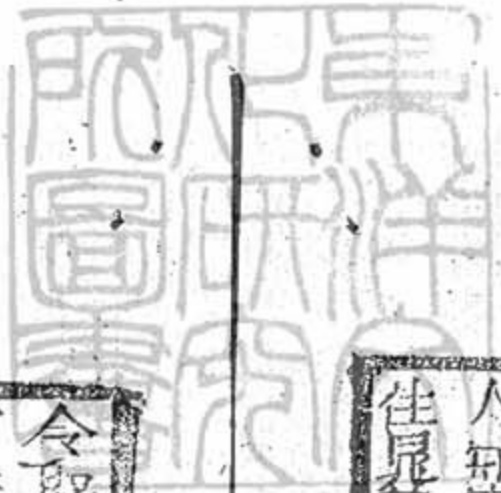
乃急召眾謀士商議陳宮與陳珪父子俱至

了太守開口公事知下落
 否何濤稟曰原有消息那
 府尹教進後堂來何清一
 一稟說了府尹便差公人
 同河濤何清連夜到安樂
 村叫店小二作伴三更時
 分逕到白勝家裡白勝正
 在床上睡就在床上捉起
 同他妻子將索子綁了何
 清喝曰黃泥岡上做得好
 事白勝那里肯認那婦人
 也不肯招眾公人進屋搜

陳宮曰徐州之禍乃陳珪父子所招媚朝廷以求爵
 祿今日移禍於將軍可斬二人之頭獻袁術其軍自
 退此特即殺陳珪父子袁術布聽其言即命擒下陳
 珪陳登沒主陳登大笑曰何如是之懦也吾觀七路
 之兵如七堆腐草何足介意語多豪氣元龍會說
弄大事則不如元龍說布曰汝若有計破敵免汝死
大話則學元龍可嘆也罪陳珪曰將軍若用老夫之言徐州可保無虞布曰
 試言之珪曰術兵雖眾皆烏合之師素不親信我以
 正兵守之出奇兵勝之無不成功更有一計不止保
 安徐州并可生擒袁術其語布曰計將安出珪曰韓
 暹楊奉乃漢舊臣因懼曹操而走無家可依誓歸袁

匪等到床下見地不平衆
術術必輕之彼亦不樂爲術用若馬尺書結爲內應
人掘開取出一包金銀隨
更連劉備爲外合必擒袁術矣此彼失其二路而布
即把白勝并老婆鎖了扛
曰汝須親到韓暹楊奉處下書陳登允諾布乃發表
了賍物連夜回濟州來把
上許都爲後曹操并致書與豫州爲後雲長然後令
白勝押到府中府尹細問
陳登引數騎先於下邳道上候韓暹引兵至下寨
生情造意白勝死不肯招
畢登人見邊問曰汝乃呂布之人來此何幹登笑曰
連打四十打得皮開肉綻
其爲大漢公卿四字重肯何謂呂布之人若將軍者
鮮血迸流打邀不過只得
尙爲漢臣今乃爲叛賊之臣使昔日關中保駕之功
招說爲首的是屍保正他
化爲烏有竊爲將軍不取也揚其前功且袁術性最
自同六人來糾合小人與
多疑將軍後必爲其所害今不早圖悔之無及說出
他挑酒其實不認得那六
人知府曰這個不難只捉
後志
往晁蓋那六人便落下落
書畢曰吾已知之公先回吾與楊將軍反戈擊之但

令取一面五十勛死柳柳
看火起爲號温侯以兵相應可也前欲兩處下得今
丁并老妻補去收監即着
一處已不必復往如
何觀察領了一行人星夜
權枯拉朽全不費力登辭還急回報呂布布乃分兵
來到鄆城縣那衆公人并
五路高順引一軍進小沛敵橋陳宮引一軍進并
兩個虜侯都躲在店裡囉
都敵陳紀一將敵張遼藏霸引一軍出瑯琊敵雷薄
帶一兩個眼着來下公文
宋憲魏續引一軍出碭石敵陳闌一將敵呂布引
逕奔鄆城縣前看時當下
一軍出大道敵張勳大將敵各領軍一萬餘者守城
未牌時分劫猛知縣退衙
呂布出城三十里下寨張勳軍到料敵呂布不過且
何濤去茶坊裡吃了一個
退二十里市住待四下兵接應是時二更時分韓暹
泡茶問茶博士曰今日值
楊奉分兵到處放火接應呂家軍入寨勳軍大亂呂
目的裡可是誰茶博士指
布乘勢掩殺張勳敗走呂布趕到天明正撞紀靈接
曰押司來了何濤看見縣
應前日替人辦事兩軍相迎恰待交鋒韓暹楊奉兩
裡走出一利吏員來怎生
路殺來紀靈大敗而走呂布引兵追殺山皆後一彪



卷之六十五

五

模樣但見

眼如龍鳳有似卧蚕消
溜溜兩耳垂珠明皎皎
雙睛點漆唇紅口方三
鬚髯鬚鼻如懸膽額廣
項平坐定輝如虎相走
動有若狼形年及三旬
有養濟萬人之度蓋身
軀六尺懷掃除四海之
心機工應星魁感乾坤
之正氣下臨凡世聚山
岳之精英志氣軒昂胸
襟秀麗刀筆敢欺肅相

軍到門旗開處只見一隊軍馬打龍鳳日月旗旛四
斗五方旌幟金瓜銀斧黃鉞日旌黃羅絹金盃盃之
下袁術身披金甲腕懸兩刀立馬陣前如澤之鹿大
罵呂布背主家奴布怒挺戟向前術將李豐挺鎗來
迎戰不三合被布刺傷其手豐棄鎗而走呂布麾兵
衝殺術軍大亂呂布引軍從後追趕搶奪馬匹衣甲
無數袁術引着敗軍走不上數里山背後一彪軍出
截住去路當先一將乃關雲長也即前日虎牢關前
此時雲長獨來則大叫反賊還不受死袁術慌走
知羅德是必不肯來餘眾四散奔逃被雲長大殺了一陣袁術收拾敗軍
奔回淮南去了術兵甚不經呂布得勝邀請雲長并
楊奉韓進等一行人馬到徐州大排筵宴管待軍士



國聲名不讓孟嘗君名
稱時兩濟蒼生象配豈
星統列曜

那押司姓宋名江表字公
明排行第三祖居鄆城縣
宋家村人氏為他面黑身
矮人都喚黑宋江為人大
孝仗義疎財人皆稱義
黑三郎上有父親在堂母
親早喪有個兄弟喚做鐵
扇子宋清在村中務農這
宋江在縣中做押司愛習
鎗棒平生只好結識好漢

都有犒賞次日雲長辭歸布保韓暹為沂都牧楊
為瑯琊牧商議欲留一人在徐州陳珪曰不可韓揚
二人據山東不出一年則山東城郭皆屬將軍也布
然之遂送二將暫於沂都瑯琊二處屯劄以候恩命
為後立德殺陳登私問父曰何不留一人在徐州為
二人張本被呂布之根珪曰倘二人協助呂布是反為虎添爪
牙也登乃服父之高見殺義父人偏有父子却說袁
同心久協謀敗之術敗回淮南遣人往江東問孫策借兵報讐策怒曰
汝賴吾王璽稱帝號皆反漢室大逆不道吾方欲
加兵問罪豈肯反助叛賊乎孫策甚遂作書以絕之
回思月下大哭之時使者賞書回見袁術術看畢怒
今日始得一雪其憤是正氣曰黃口孺子何敢乃爾猶以年初吾先伐之長史

來救他的無有不納問他
求錢亦不推托每每只是
周全人性命如常術施棺
材藥餌濟人貧苦以此由
東河北稱做及時雨宋公
明能懸萬物曾有臨江仙
讚宋江好處

起自鄆城刀筆吏英靈
土應天星疎財仗義勇
多能事親行孝敬待客
有聲名濟弱扶傾心懷
慨高明水月雙清及時
之兩四方稱山東呼保

揚九將方諫方止却說孫策自發誓後防袁術兵來
甄軍守住江口忽曹操使至拜策為會稽太守令起
兵征討袁術策乃商議便欲起兵長史張昭曰術雖
新敗兵多糧足未可輕敵不如遣書曹操勸他南征
吾為後應兩軍相援術軍必敗萬一有失亦望操救
援策從其言遣使以此意達曹操却說曹操至許都
思慕與羣立祀祭之封其子典滿為中郎收養在府
中中郎忽報孫策遣使致書操覽書畢又有人報袁
術乏糧劫掠陳留以劫掠為事似強盜不似皇帝欲乘虛攻之遂與
兵南征今曹仁守許都其餘皆從征馬步兵一七萬
糧食輜重下餘車二面先發人會合孫策與劉備呂
布兵至豫章界上立德早引兵來迎豫命請入營相

義象杰宋公明

當時宋江出縣前何觀察
叫曰押司此間請坐有司
話說宋江見他似個公人
打扮慌忙施禮曰尊兄何
處觀察曰且請押司到茶
坊裡面說話兩個坐定二
人各通姓名何濤便拜曰
久聞大名無緣拜識宋江
曰惶恐敢問何觀察到縣
縣上司有何公務何濤曰
有件緊急公文在此取煩
押司作成宋江曰不知甚

見畢立德獻上首級二顆音操驚曰此是何人首級
立德曰此韓蓮楊奉之首級也音操曰何以得之立
德曰呂布令人權住沂都瑯琊兩縣不意二人縱
兵掠民人人嗟怨因此備乃設一真詐請議事飲酒
間鄭玄為號使開張一弟殺之盡降其眾今特來請
殺此事只在立德口中音操曰君為國家除害正是大
功何言罪也遂厚勞立德音立德兵將民者子禁治具兵
合兵到徐州界呂布出迎禮善言撫慰封為左
將軍許於還都之時換給印綬音布大喜操即分
呂布一軍在左立德一軍在右自統大軍居中心夏
侯惇于禁為先鋒袁術知曹兵至令大將橋瑁引兵
五萬作先鋒兩軍會於壽春界口橋瑁當先出馬與

事緊急何為曰是當案的人便說也不妨做府管下
 黃泥岡上一夥賊人共是
 八個把生辰攔劫去了其
 頭之從賊一名白勝挾着
 東溪村晁蓋為首更有六
 個從賊不識姓名相煩押
 司捕訪宋江聽罷大驚尋
 思晁蓋是我心腹兄弟如
 今犯罪我去救他性命便
 日這緊急公文自己當廳
 披下本官看了便好施行
 且本官發放生辰事務俾

夏侯惇戰不三合被夏侯惇搦死術軍大敗奔走回
 城忽報孫策發船攻江邊西面呂布引兵攻東面劉
 備關張引兵攻南面操自引兵十七萬攻北面袁術
 州分兵七路曹操攻徐術大驚急聚眾文武商議楊大將
 曰壽春水旱連年人皆缺食今又動兵擾民民既生
 怨兵至難以拒敵不如留車在壽春不必與戰待彼
 兵糧盡必然生變時下且統御林軍渡淮一者就熟
 二者暫避其銳方領海軍術用其言留李豐樂就眾
 剛陳紀四人分兵十萬堅守壽春其餘將卒皆庫藏
 金玉寶貨盡數收拾過淮去了六五却說曹操十七
 萬日費糧食浩大諸郡又荒旱接濟不及操推車速
 戰李豐等閉門不出操軍相拒月餘糧食將盡致書

意了少歇觀祭夏待斤時

我回家便來何謂曰小弟
 在此等候宋江離了茶坊
 運到下處竟過馬來路上
 出了東門飛馬望東溪村
 來到晁蓋庄上庄客見了
 去庄裡報知正是

有仁有義宋公明
 交結英雄果忠誠

一日陰謀皆漏洩
 六人星火夜逃生

却說晁蓋正和吳用公孫
 勝劉唐在後園飲酒此時

於孫策借得糧米十萬斛不敷支散官補官在峻部

下倉官王垕人稟操曰兵多糧少當如之何操曰可

將小斛散之權且救一時之急王垕說不得垕依命以小斛分散操

操曰吾自有策這策此時對垕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

暗使人各乘探聽無不嗟怨皆言丞相欺眾操乃密

召王垕人曰吾欲問汝借一物以壓眾心汝必勿吝
 不敢吝借但此物向孫策借糧不足却向王垕借頭糧可
 只好借道一次借頭亦可借于借則借矣未審何時得
 頭以示眾耳還軍大驚自其寶無罪操曰吾亦知汝無罪但不殺
 汝軍心變矣汝死後汝妻子吾自養之汝勿慮也垕

再欲言時操早呼刀斧手推出門外一刀斬訖懸頭
 高竿出榜曉示曰王垕故行小斛盜竊官糧謹按軍

三阮已分了金銀自回去

了忽庄客報說宋押司獨

自飛馬而來晁蓋慌忙出

來迎接宋江攜晁蓋手去

側邊房裡曰我捨命來救

你如今黃泥岡事發了自

勝已拿在濟州牢內扳出

你等六人濟州府差一個

何續捕帶領公人來捉你

們七人說你為首剛又撞

在我手裡我只推說知縣

睡着且不移時差人來捉

你晁蓋聽能大驚自啓第

法於是眾怨始解純用次日據傳令各營將領如三

日內不併力破城皆斬霸術親自至城下督諸軍搬土

運石填壞寨塹城上矢石如雨有兩員裨將畏避而

回操掣劍親斬於城下遂自下馬接土填坑純用

是大小將士無不向前軍威大震城上抵敵不住曹

兵爭先上城斬關落鎖大隊擁入李豐陳紀樂就梁

剛都被生擒操令皆斬於市焚燒偽造宮室殿宇一

應犯禁之物盡春城中收掠一空收之掠之得

欲進兵渡淮追趕袁術荀彧諫曰年來荒旱糧食艱

難若更進兵勞軍糧民未必有利不若暫回許都待

來春熟九軍糧足備方可圖之操躊躇未

決忽報馬到報說張繡依托劉表復肆猖獗南陽張

之惡難報這六個人是阮

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已分

了財物自回石碣村去了

尚有三個在裡面醫藥且

見他一面宋江入到後園

相見一個史進充一個公

孫勝一個劉唐宋江見

一禮囑咐曰哥哥作速快

走我今飛馬回縣去了晁

蓋對吳用二人曰如今他

回去下了文書立刻便來

捕獲我們吳用曰救我等

此人是誰晁蓋曰他便是

陵諸縣復反曹洪拒敵不佳連輸數陣今特來告急

操乃馳書與孫策令其跨江布陣以為劉表疑兵使

不敢妄動非劉表專自已即日班師別議征張繡之

事臨行令玄德仍屯兵小沛與呂布結為兄弟五相

救功再無相侵劉呂布領兵自回徐州操多請玄德

曰吾今欲屯兵小沛是掘抗待虎之計也前一虎罷

狼之計已公但與陳珪父子商議勿教有失某當為

公外援使能好甚話畢而別却說曹操引軍回許都

人報說煨殺了李權伍習殺了郭汜將頭來大又省

數筆盡段煨併將李傕合族老小二百餘日活解入許

都操令分於各門處斬首號令真是人民稱快天

子陸機會集文武在太平筵宴二賊之死天子

亦酌酒相賀一封段

本縣押司宋江公孫勝曰：「煥為湯冠將軍，伍習為珍，虜將軍各引兵鎮守長安。莫不是及時雨宋公明見二人謝恩而去，操即奏張繡在亂當與兵伐之。天子蓋曰：『正是此人。』如今事在危急，怎生解救？」吳用曰：「三十六計走為上計。」蓋曰：「走那里去好？」吳用曰：「我們收拾做七擔一齊挑了走石碣村三阮家去。那里近梁山泊，若是趕得緊，我們便去梁山泊入夥。」蓋曰：「事不宜遲，吳先生你和我同幾箇生客挑擔先去阮家安頓，却來路上接應。」

二人謝恩而去，操即奏張繡在亂當與兵伐之。天子乃親挑擔，送操出師。時建安三年夏四月也。正是操留許都在許都調遣兵將，自統大軍進發行軍之次，見一路麥已熟，民因兵至逃避在外，不敢刈麥。操使人遠近遍諭村人，父老及各處守境官吏曰：「吾奉天子明詔出兵討逆，與民除害。方今麥熟之時，不得已而起兵，大小將校凡過麥田，自有踐踏者，皆斬首軍法，甚嚴。爾民勿得驚疑，若以兵為天民，以食之，百姓聞諭無不歡喜，爾望塵避道而拜，官軍經過麥田，皆下馬以手扶麥，通相傳送，而過並不敢踐踏。因糧于敵可也，取糧于民不可也，故無恨則一操」

我們與吳劉唐挑了擔，刀乘馬正行，忽田中驚起一鳩，那馬眼生一入麥中踐踏了一大塊麥田，操隨呼行軍主簿，提議曰：「已踐麥之罪，權詐王領曰：『丞相豈可議非操曰：』吾曰：『制法吾自犯之，何以服眾？』即擊所佩之劍欲自刎，權眾急救住，郭嘉曰：『古者春秋之義法，不加於尊，丞相總統大軍，豈可自戕？操沈吟良久，乃曰：『既春秋有法，不加於尊之義，吾姑免死。』即借郭嘉口中一輕輕將死罪拋開，乃以劍割自己之髮，擲於地曰：『割髮權代首，使人以髮傳示三軍，曰：丞相踐麥不當，斬首號令，今割髮以代。』前既借人借髮代頭無所不用其借，於是三軍悚然無不凜遵軍令。後人有詩論之曰：『十萬貔貅十萬心，一人號令眾難禁。』

我們與吳劉唐挑了擔，刀乘馬正行，忽田中驚起一鳩，那馬眼生一入麥中踐踏了一大塊麥田，操隨呼行軍主簿，提議曰：「已踐麥之罪，權詐王領曰：『丞相豈可議非操曰：』吾曰：『制法吾自犯之，何以服眾？』即擊所佩之劍欲自刎，權眾急救住，郭嘉曰：『古者春秋之義法，不加於尊，丞相總統大軍，豈可自戕？操沈吟良久，乃曰：『既春秋有法，不加於尊之義，吾姑免死。』即借郭嘉口中一輕輕將死罪拋開，乃以劍割自己之髮，擲於地曰：『割髮權代首，使人以髮傳示三軍，曰：丞相踐麥不當，斬首號令，今割髮以代。』前既借人借髮代頭無所不用其借，於是三軍悚然無不凜遵軍令。後人有詩論之曰：『十萬貔貅十萬心，一人號令眾難禁。』

十萬貔貅十萬心，一人號令眾難禁。

賊生堂宋江將公文引着

援刀割髮權為首

方見曹瞞詐術深

何觀察置說奏濟州府公

却說張繡知操引兵來急發書報劉表使為後應一

文為賊情緊急公事特差

面與雷叙張先二將領兵出城迎敵兩陣對圓張繡

繡捕使臣何觀察到此下

出馬指操罵曰汝乃假仁義無廉恥之人與禽獸何

交書知縣折開看了大驚

與惘然為其操大怒令許褚出馬繡令張无接戰只

對宋江曰這是天師府差

三合許褚斬張先於馬下繡軍大敗操引軍趕至南

幹來立等回話即便遣人

陽城下繡人城閉門不出操圍城攻打見城壕寬濶

去捉這一夥賊人宋江曰

水勢又深急難近城乃令軍士運土填壕又用土布

日間去捉只相走了消息

袋并柴薪草把相集於城邊作橋登又立雲梯短望

只可差人夜間去方纔捉

城中操自騎馬遠城觀之如此三日傳令教軍士於

得隨與尉司併都頭宋金

西門角上堆積柴薪會集諸將就加裏上城城中曹

雷橋來後堂聽差知縣使

司見如此光景便謂張繡曰某已知曹操之意矣今

押了牌友教點步兵兵三

百餘人就同何濟升兩軍可將計就計而行正是

侯作眼當晚各帶刀鎗飛

用詐還途識計人

奔東溪村來到晁蓋庄上

不知其計若何且聽下文分解

正是一更未合日晁蓋家

第十八回

有兩條路且晁蓋好生了

賈文和料敵決勝

得他六人都是死命倘或

夏侯惇拔矢啖睛

一齊殺出來如何抵敵不

將在謀而不在勇賈詡之知彼知己決勝決負

名我和雷都頭分做兩路

斯誠善矣至於郭嘉論袁曹優劣波曹之疑不

我引一半人先去後門理

滅淮陰侯登壇數語若夏侯惇拔矢啖睛不過

伏等候哨响為號你等向

一武夫之能未足多也十勝十敗其言皆確吾

前門打人來見一個捉一

獨於仁勝德勝則有辨焉天操何仁何德之有

個當權依言受計分兵前

假仁非仁也市德非德也但當日才勝術勝耳

門殺人點起三十開火把



各拿器械一齊奔到晁蓋庄上只見庄內火起燒將起來前後門俱都開了雷橫提著撲刀引眾士兵發喊一聲打開庄門裡面火光如同日且不見人只聽得後面發喊叫前面捉人原來朱全有心要放晁蓋故意大驚小怪催逼晁蓋走了朱全到在後時晁蓋收拾已了庄客來報官兵到了晁蓋教庄客和公孫勝後門殺將出去朱全

在黑影裡叫道保正休走朱全在此等你多時晁蓋也不聽得他說話與公孫勝拚命殺出來朱全放開條路讓晁蓋走去晁蓋叫公孫勝引庄客先走自己已斷後朱全叫步弓手從後門撲入去叫日血面捉賊人雷橫聽得便出庄門教軍士分投去趕朱全提刀去追晁蓋叫道未都頭你趕我做甚麼朱全見後面没人便曰我怕雷橫執迷

操之哭與草非為典草哭也哭一既死之典草而兀未死之典草無不感激此非曹操忠厚處正是曹操奸雄處或曰奸雄雖奸安得此一副慈悲子答之曰彼口中哭與草意中自哭亡見亡經我惡乎知之
兵有先後者此著置在先後一著不得此著置在後先一著不得操欲攻袁紹而懼呂布之讖其後也於是舍紹而攻布布既平而後吾可安意肆志於袁紹此先後著之不可亂也
操亦巧矣哉術方攻布則助布以攻術懼布之復與術和也布既破術則約術而攻布知術之必不復與術和也惟布之交合而操之慮深袁

呂之交合而操之慮更深今備說離術亦離而後布可圖矣老謀深算信不可及
却說賈詡料知曹操之意便欲將計就計而行乃謂張繡曰某在城上見爾操遶城而觀者三日他見城東南角磚土之色新舊不等鹿角多半毀壞意將從此處攻進却虛去西北上積草詐為警勢欲哄我備兵守西北彼乘夜黑必爬東南角而進也
虛者員之實者虛之
早被曹繡曰然則奈何詡曰此易事耳來日可令精壯之兵飽食輕粧盡藏於東南房屋內却教百姓假扮軍士虛守西北夜間任他在東南角上爬城俟其爬進城時一聲砲響伏兵齊起操可擒矣
以詐待詐正是將計就計
繡善從其計早有探馬報曹操說張繡盡徵兵在

被我哄他去打前面我在西北角上吶喊守城東南却甚空虛操曰中吾計矣

後門閃開走路放你過去誰知反中彼計遂命軍中密備整鑊爬城器其口聞只引軍

你只接梁山泊可以受身攻西北角至二更時分却領精兵於東南角上爬過

晁蓋曰多感救命之恩操去砍開鹿角城中全無動靜眾軍一齊擁入只聽

曰必報有討曰得一聲砲響伏兵四起曹軍急退背後張繡親驅勇

捕盜如何與賊道壯殺來曹兵大敗退出城外奔走數十里張繡直殺

只因仁義在其中至天明方收軍入城曹操計點敗軍折兵五萬餘人

都頭已放開生路失去輜重無數曰虞于禁俱各被傷此皆為城中却

觀察焉能立大功說實謂見操賊走急勸張繡遣書劉表使起兵截其

宋全正趕聞只聽得背後後路表得書即欲起兵忽探馬報孫策屯兵湖口應

雷橫叫曰你放走了賊人前良曰策兵屯湖口乃曹操之討也今操新敗若不

宋全在黑影裡只做失脚乘勢擊之後必有患前良之得亦不在實生下表乃今曹祖堅守

起來全曰黑影裡不見路隘口自己親兵至安寨舉燈探後路一面約曹繡

徑笑廊跌倒了縣尉曰走繡知表兵已起即回曹謂引兵襲操且說操既緩緩

了正賊如何是好宋全曰而行故意緩行便知有謀矣至襄城到清水操忽於馬上放聲

再教士兵去趕眾士兵曰大哭好雄可愛眾驚問其故操曰吾思去年於此地折了

不知從那條路去了雷橫吾大將典韋不由不哭耳此老得將士心情用斯法

趕了一會回來尋思曰宋亦當因即下令屯住軍馬大設祭筵用奠典韋亡魂

金和保正最好多敢是放操親自拈香哭拜三軍無不感歎其所以親自拈香

他走了我也有些放他今感歎非祭典韋舉方祭筵曹安民及長子曹芳先祭

已走了只是不見人情回後及如與非祭陣亡軍士不是為亡的連那四封死

來對衆人曰那裡趕得上子是妙用非祭陣亡軍士正是為活的連那四封死

這夥賊端的走了縣尉和的大宛馬也都致祭不是為馬正欲感人心中

兩個都頭回到庄前是四日忽有賊差人報說劉表助張繡屯兵安眾戰曹繡

更時分縣尉只得捉了左路操答成書曰吾自行數里非不知賊來追我然我



漢宋音義 卷之九 十一

右隣舍并兩箇庄客解人
 祖城縣裡來此時知縣一
 夜不睡立等回報聽得說
 賊都走了只拿得幾個隣
 舍并庄客來知縣把一子
 隣舍官動問眾人告曰
 小人等睡在晝蓋隣近居
 往他庄上常有使鎗礮的
 人來往如何知他趁這等
 事除非問他庄客便知知
 縣復問庄客庄客只得招
 曰一個是晝蓋一個是公
 孫勝一個是劉唐那三個

計畫已定若到安眾被繡必矣君等勿疑此時却不知
 明使催軍行至安眾縣界劉表軍已守險要張繡隨
 後引軍趕來操乃令眾軍黑夜驚險關道暗伏奇兵
 前黑夜爬城我由彼伏兵之計今黑夜
 驚險彼亦中我伏兵之計真正奇妙 及天色微明
 劉表張繡軍會合見操兵少疑其遁去俱引兵入險
 擊之操縱奇兵出大破兩家之兵曹兵出了安眾界
 口於隘外下寨彼方截險我能出 劉表張繡各整敗
 兵相見表曰何期反中曹操奸計繡曰容再圖之於
 是兩軍集於安眾且說荀彧探知袁紹欲興兵犯許
 都星夜馳書報曹操操得書心慌即日回兵細作報
 知張繡欲追之實謂曰不可追也追之必敗其所
 敗之徒且不說 劉表曰今日不追坐失機會矣力勸繡引

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
 在石碣村裡住知縣取下
 招狀把兩個庄客交與何
 觀察解去濟州府送到廳
 前裏官見蔡慶庄逃走一
 事府尹犯生零口詞問了
 一遍教取白勝來問白勝
 只得一一供認府尹曰既
 有下落把白勝庄客依原
 監了即喚何觀察去石碣
 村緝捕這七個賊人早意
 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軍萬餘同往追之約行十餘里趕上曹軍後隊曹軍
 奮力接戰劉表兩軍大敗而還說之者女其則三之
 不勝逃其後則宜勝矣而又不勝殊出意料 繡謂曰不用言果有此
 敗謂曰今可整兵再往追之高語繡與表俱曰今日
 敗奈何復追謂曰今番追去必獲大勝如其不然請
 斬吾首其所以必勝之 繡信之劉表疑慮不肯
 同往繡乃自引一軍往追繡乃不信謂言即操兵果
 然大敗車馬輜重連路散棄而走不致戰其敘敗省
 後之得兩勝兩勝之後又繡正往前追趕忽山後一
 彪軍擁出此處且不說是何軍留繡不敢前追收軍
 回安眾劉表問其謂曰前以精兵追退兵而公曰必
 敗後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究竟悉如公言何

林中水蒸木併孩之
見蓋梁山尊為王

獨據梁山志可羞

輕賢重武少復濟

祇將富貴為身有

却把英雄作寇仇

花木水亭生殺氣

鷺鷥洲冷落人頭

規模與燕耳堪笑

誰命終須一旦休

却說何觀察領了知府鈔

行與顯公全議曰石碣

村湖海緊連梁山泊都是

其害不同而皆驗也願公明教我請者亦亟認曰此

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操敵手操軍雖敗必有

功將為後殿以防追兵我兵雖銳不能敵之也故知

必敗去操之急於退兵者必因許都有事既被我追

軍之後必輕車速回不復為備而更追之故能勝也

必敗必勝之故至此方說明蓋前之退在曹操料劉

申後之追不在曹操料中也蓋而談了了如見劉

表張繡俱服其高見不特表繡服之即認勸表回荆

州繡守襄城以為唇齒兩軍各散且說曹操正行間

聞報後軍為繡所追急引眾將回身救應補敘前文

只見繡軍已退敗兵回告操曰若奔山後這一路人

馬阻住中路我等皆被擒矣敗語千數軍只操急問

何人那人道跪下馬拜見曹操乃鎮威中郎將江夏

近湯湯水港若無大隊

官軍誰敢去拿即稟知府

曰石碣村湖泊正連梁山

泊又添那夥強人在內若

不起大隊人馬如何敢去

府尹曰再差捕盜巡檢領

五百官軍同去緝捕何觀

察又與巡檢點齊人馬奔

石碣村來見蓋公孫勝帶

十數個庄客來石碣村半

路撞着三阮却來接應都

到阮小五正上商議去投

梁山泊吳用曰今李家道

春人姓李名通字文達至此方敘操問何來通曰

近守汝南聞丞相與張繡劉表戰特來接應操喜到

之為建功侯守汝南西界以防表繡李通謝而去忽

來隨即去總不費筆墨操還許都表奏孫策有功封為討逆將

軍賜爵侯遣使齎誥江東勸令防勦劉表操回府

眾官參見單荀彧問曰丞相緩行至安眾何以知必

勝賊兵讀者也操曰彼退無歸路必將死戰吾緩誘

之而暗圖之是以知其必勝也昔日書中所言至此

論兵此又有曹操論總說明○前有賈詡

兵可當丘書一則荀彧拜服不特或服之即郭嘉

人操曰公來何暮也嘉袖出一書自操曰袁紹使人

致書丞相言欲出兵攻公孫瓚特來借兵操曰吾聞

紹欲圖許都今見吾歸又別生他議遂折書觀之見



卷之五十五 第五十五回

口有旱地慈朱貴開酒店其詞意驕慢隋李密致書于李淵詞意驕慢乃問嘉招接四方好漢我們安排淵卑詞替之今紹正與密相類白袁紹如此無狀吾欲討之恨力不及如何嘉自劉船隻先投他去正商議問項之不敵公所知也只見取魚的來報如今官隱然以高軍人馬飛奔村裡來阮小強終為所敗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論紹兵雖盛不足懼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大英雄不拘細節二日不妨我自對他教那紹自謂四世三公故以繁禮為家紹以逆動公以順率此義勝也扶天子以令諸相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公以猛糾此治勝也孔明治蜀皆是猶以前自于產治蜀後有濟紹外寬內忌所任多親戚公外闇內明用人唯才寬紹外寬內忌所任多親戚公外闇內明用人唯才此度勝也如袁紹為盟主時不責袁術之罪而紹多謀少決公得策輒行此謀勝也曹操用兵能將于禁而責夏侯惇也紹收此度勝也名譽公以至誠待人此德勝也操外雖誠而內貪詐等不得為德

迎敵各人掉船去了且說

紹恤近忽遠公慮無不周此仁勝也操何仁之有無

何濤并補盜巡檢親領營

紹聽說亂公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每疑四豐且

兵來到阮小二家見一所

喜荀彧紹是非混淆公法度嚴明此文勝也荀彧

空房何濤教拿附近漁翁

文去度嚴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小克眾用兵

問都說道他兩個弟兄阮

明乃真文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小克眾用兵

小五阮小七都在湖泊裡

如神此武勝也如後文袁紹地微計操乃頭兵不進

任非船不能去向濤與巡

是公有此十勝於以敗紹無難矣總結一句以上文

檢計議曰這湖裡路徑多

已舉于中操笑曰如公所言孤何足以當之荀彧曰

叢雜不知深淺若捉他時

郭奉孝十勝十敗之說正與愚見相合紹兵雖眾何

又怕中賊計我們將馬拴

定懼耶嘉曰徐州呂布實心腹大患今紹托征公孫

在這村裡都下船去行不

瓚我當乘其遠出先取呂布掃除東南然後圖紹乃

到五里水面聽得蘆葦中

為上計否則我方攻紹布必乘虛來犯許都為害不

有人嘲歌曰

淺也敷陳十勝十敗之後讀者必將立攻操然其言

有人嘲歌曰

紹矣乃忽欲舍紹而攻布亦出意表



打魚一世交兒注

不種青苗不種麻

汚吏賊官都殺盡

忠心報國趙官家

何觀察听了大驚只道

遠地一個人掉一隻小船

唱將出來中間有認得的

曰這個是阮小五何濤把

手一招官船進阮小五

唱曰你們惹老船做甚麼

何濤教一齊放箭阮小五

領下水底裡去眾人趕到

船中拿著空船又所得帶

遂議東征呂布荀彧曰可先使人往約劉備待其回

報方可動兵為後漏陳從之一面發書與立德一面

厚遣紹使奉封紹為大將軍太尉兼都督冀青幽并

四州密書答之云公可討公孫瓚吾當相助使是謀紹得

書大喜便進兵攻公孫瓚不勝且說呂布在徐州

每當宴會之際陳珪父子必盛稱布德待呂布

此陳宮不悅乘間告布曰陳珪父子面諛將軍其心

不可測宜善防之凡面諛人皆心腹算人者布怒叱

曰汝無端獻讒欲害好人耶聞忠言則怒為讒諂聞

殊屬夢夢雖然世之如陳宮出歎曰忠言不入吾輩

奉先者正復不少也

必受殃美意欲棄而他往却又不忍又恐被人嘲笑

此時若去誰來笑你不乃終日悶悶不樂一日帶領

花港看相前兩個

人掉着一隻船來船頭上

立着一個人頭戴青箬笠

身穿綠蓑衣手拿一條筆

管鎗口裡也唱道

老翁生長石碣村

稟性生來愛殺人

先斬何濤巡檢首

京師獻與趙王君

何觀察弄眾人又吃一驚

有認得的曰這是阮小七

何濤喝道眾人都向前拿

住這賊休教走了小七便

數騎去小沛地面圍獵解悶忽見官道上一騎驛馬

飛奔前去如此穿插接迎宮疑之棄了圍場引從騎

從小路趕上從小路二字細甚正問曰汝是何處使

命那使者知是呂布部下人慌不能答宮令搜其

身得立德回答曹操密書一封節曰曹操密書是立

德回書是陳宮半路得來究竟前未見德後堂取去今日立

回札今未見來東總各看得一半耳宮即連人與

書拿見呂布問其故來使曰曹丞相差我往劉豫

州處下書令得回書不知書中所言何事使者差矣

書的反瞞着魚雁前說不能答此亦答猶不答

布乃拆書細看折伏呂布

奉明命欲圖呂布敢不夙夜用心但備兵徵將小

不敢輕動丞相若與大師備當為前驅謹嚴兵整



撥轉船來眾人趕將去小
甲車待鈞命

七與那播槽的打哨望小
港走了眾官兵趕來看見
那小港窄狹何濤教把船
且泊岸都上岸看時只見
茫茫蕩蕩都是蘆葦却問
當村住的人說曰小人雖
在此居住也不知道這里許
多去處何濤便差兩隻小
船前面去探路去了兩個
時辰不見回報何濤曰這
廝們好不了事再差五個
搖兩隻船去探路多時又
呂布兄了大罵曰換賊焉敢如此遂將使者斬
使陳宮臧霸結連泰山寇孫觀吳敦尹禮昌
帝結連東取山東兗州諸郡令高順張遼取
玄德今宋憲魏續西取汝穎布自總中軍為一
應本是操欲攻布却反致且說高順等引兵出
將至小沛有人報知玄德玄德急與眾商議孫
可速告急於曹操玄德曰誰可去許都告急增下
人出曰某願往視之乃玄德同鄉人姓簡名雍字憲
和現為玄德幕賓之德即修書付簡雍使星夜赴許
都求援此番莫又一面整頓守城器具玄德自守南
門孫乾守北門雲長守西門張飛守東門令糜竺與

不見回報何濤便上船帶
其弟糜芳守護中軍原來糜竺有一妹嫁與玄德為

二三十人各帶器械望蘆
次妻玄德與他兄弟有郎舅之親故令其守中軍保

葦港裡捨將去約行五六
護妻小帳中又夾敘開事正見玄德托人不苟高順

里水路見岸上一人提把
軍至玄德在敵樓上問曰吾與奉先無隙何故引兵

鋤頭走來何濤問曰那漢
至此順曰你結連曹操欲害吾主今事已露何不就

子這里是甚麼去處那漢
縛言說便麾軍攻城玄德閉門不出次日張遼引兵

答曰這里喚做斷頭港渡
攻打西門雲長從城上謂之曰公儀表非俗何故失

路了何濤曰你會見兩隻
身於賊壯士惜壯士為後張遼低頭不語好張雲

船過來歷那人曰莫非來
長知此人忠義之氣更不以惡言相加亦不出戰

捉阮小五的在前面島林
蒙傑愛引兵退至東門張飛便出迎戰早有人報

里廝打何濤便差兩個公
知關公關公急來東門看時只見張飛方出城張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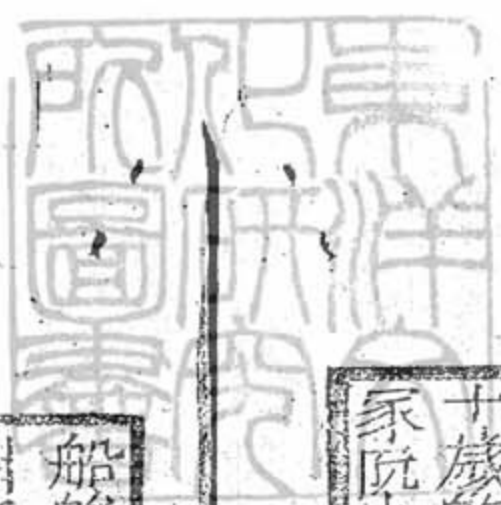
人上岸接應那漢提起鋤
軍已退好張飛欲追趕關公急召八城飛曰彼懼而

頭把兩個公人都打落水

關公

去何濤待奔上岸坐下的退何不追之關公曰此人武藝不在你我之下因我
船以開去了水底不鑽炮以正言感之頗有自悔之心故不與我等戰耳好漢
既小五來把何濤兩鬚倒扯撞下水底去那幾個公
人被望鋤頭的趕上船來都打死了既小五把何濤
割拖上岸網了罵曰老爺弟兄從來愛殺人放火你
恁敢引官差來捉我們何濤曰小人奉命差遣望
好漢何憐見家中有個人十歲的老母乞饒性命回
家既小五曰且把來網住

飛報呂布布先令侯成郝萌曹性引二百餘騎接應
高順使離沛城三十里去迎曹軍曰引大軍隨後接
軍陸續進發簡雍隨行細甚早有探馬報知高順順
夏侯惇與夏侯淵呂虔李典領兵五萬先行自統大
今可乘其初叛眾心未附疾往擊之操從其言即命
袁術縱橫淮泗急難圖矣表與繡合不足慮郭嘉曰
前荀攸曰二人新破未敢輕動呂布驍勇若更結連
攻呂布不憂袁紹掣肘只恐劉表張繡議其後耳提
至許都見曹操具言前事操即聚眾謀士議曰吾欲
漢飛乃悟只令士卒堅守城門更不出戰却說簡雍



船裡兩個各駕一隻船應玄德在小沛城庄見高順退去知是曹家兵至乃
出來那捕盜巡檢在船上等久口何觀察去踪跡多
時也不回那時初更忽起一陣怪風吹得眾人掩面
大驚把纜船索都刮斷了听得後面哨响着時只見
若花側邊一派火光面前兩隻船上堆着草草燒着
順風吹將來四五十隻官船屯作一處被他火船吹
來燒着船上官兵都跳上岸逃生不想四面草草又
性性不及提防早被一鎗搠透面門曹性面上反死

只留孫乾守城糜竺糜芳守家自己却與關張二公
提兵盡出城外分頭了寨接應曹軍空城出屯却說
夏侯惇引軍前進正與高順軍相遇便挺鎗出馬搦
戰高順迎敵兩馬相交戰有四五合高順抵敵不
佐敗下陣來惇縱馬追趕順遶陣而走惇不捨亦遶
陣追之陣上曹性看見暗地拈弓搭箭覷得親切一
箭射去正中夏侯惇左目惇大叫一聲急用手拔箭
不想連眼珠拔出也好痛乃大呼曰父精母血不可棄
也遂納於口內啖之惇此時面上眼腹中一眼一
見其肺肝矣若云交精母乃復提鎗縱馬直取曹
血雖然自吃目還尊吃多娘

漢末奇書

此卷之九

七

燒將起來官兵兩頭沒路於馬下兩邊軍士見者無不駭然夏侯惇既殺曹性只得走下污泥裡立着火縱馬便回高順從背後趕來麾軍齊上曹兵大敗夏侯惇見公孫勝拿着寶劍在船上祭風喝曰休教走了一個又見東岸晁蓋阮小五引四五個打魚的各挺刀鎗走來這苦葦西岸阮小二阮小七各拿飛魚鈎又走來一齊動手把許多官兵盡行搠死在污泥裡阮小二把何觀察解上船罵曰你這詐害百姓的賊本待把你殺了却要你

侯淵救護其兄而走呂虔李典將敗軍退去濟北下寨高順得勝引軍回擊玄德恰好呂布大軍亦至布與張遼高順分兵三路夾攻玄德關張三寨正是

啖睛猛將雖云勇 中箭先鋒難久持

未知玄德勝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天
下
第
一
書
局
藏
書

